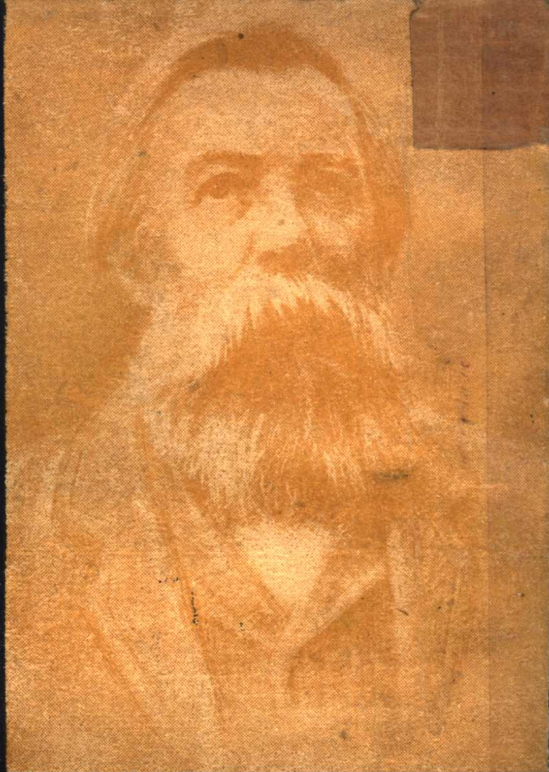


傳記叢書



恩格斯傳

郭大九編譯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發行

傳記叢書

恩格斯傳

郭大力編譯

生活·讀書·新知

三聯書店

179 • T15 • 32K • P.231 • \$7.00

版權所有 • 不准翻印



一九五〇年一月第一版

新華印刷廠承印

北京造 00001—15000 冊

• 總 管 理 處 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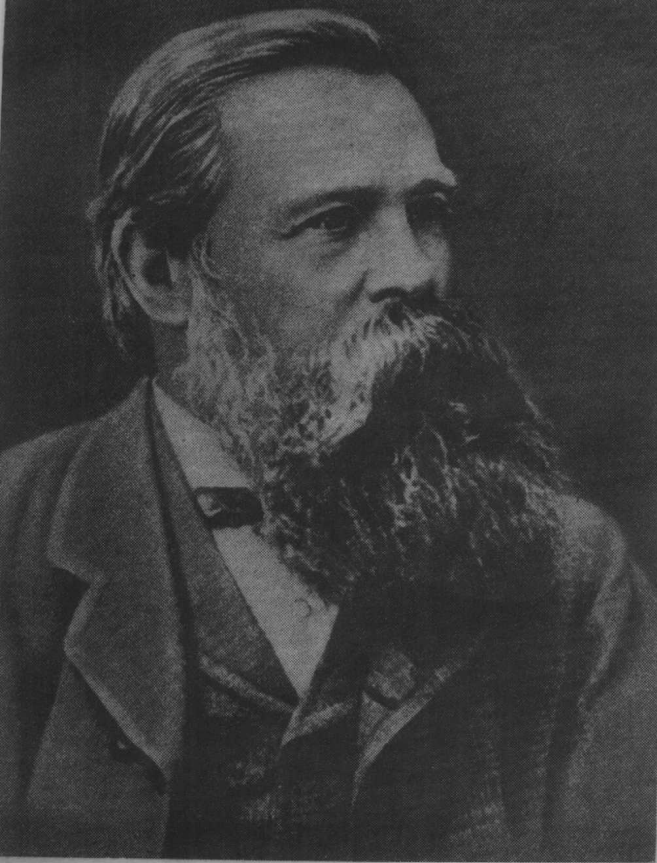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

• 各 地 分 店 •

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漢民路

天 津 • 濟 南 • 西 安 • 開 封 • 香 港

大 連 • 哈爾濱 • 重 慶 • 漢 口 • 長 沙



CAC27/02

J. E. Smith

序

這是一個思想家的傳記。在寫這本傳記時，我所根據的，是柏林大學社會民主黨史教授古斯達夫·梅爾 (Gustav Mayer) [所著的 *Friedrich Engels: A Biography*]。原著是一九三六年在倫敦出版的。

我在一九三八年第一次見到這個原本，因為友人鄭易里在上海書店裏買到了這唯一的一冊，並願意贈送給我。他贈我時，問我有沒有意思和時間把它譯成中文。

次年我在故鄉第一次把它譯成了中文，但不幸，譯稿寄上海，意外遭了損失。再過一年，我到了廣東。我決心把它再譯一遍。但後來我決定回故鄉時，友人張栗原看見這一包譯稿，勸我不要攜在身邊。這第二次的譯稿，才留在栗原家中。不料我同他別後一個月，他就作了古人了。那包譯稿就和他的遺族一同遇了艱苦的命運。

這一個草稿，算來已經是第三次了。我不惜再三重新動筆，是因為這位思想家的生活，太使人敬愛了。他的勇敢，他的熱情，他的謙虛，實在使人神往。同一工作的反復所以不致令人厭倦，主要就是爲了這點。

可是，我這一回不能再是直譯了。原著者在原本的序言上，有這樣的話：『二年前，我曾由海牙的馬丁尼諾夫書店，用德文出版了一個「恩格斯傳」，書分二冊。在這個傳記裏，朋友倆的未曾發的遺稿，第一次有了刊行的可能。這個新傳記，是我特別爲英語的世界寫的，所以我特別注意了恩格斯大半生住在英國的事實。』從這幾句話看去，這所謂『新傳記』，原不過是一個更大的傳記的縮編本改編本。現在，我與其第三次翻譯這個縮編本改編本，自不如等待將來，有機會再翻譯那個更完全的傳記了。

還有，直譯的書是比較不易讀的書。在一個不懂外國語的人看來，直譯的書還往往成爲難解的。經典的著作，固不許譯者自由，但像這裏的著作，我是覺得，如果文字能够平易一點，那一定可以便利讀者。就這一方面說，我原假定，我的讀者有一部分是不識外國文字的。

最後，我必須聲明，我除了決意要刪去那些足以使文字顯得累贅晦澀的文字，還發覺了，原著後半，尤其是關於第一次大戰前夜的情形的敘述，完全是採取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立場。我

覺得，不酌量刪改，是容易引起錯誤的。

這樣，這個草稿就已經不是單純的譯稿了。

郭大力一九四二年十二月

目次

序	一
一 家族和幼年	一
二 練習生和少年著作家	五
三 青年德意志運動和少年黑格爾派	九
四 在柏林	一六
五 第一次在英國	二二
六 和馬克思的友誼	三三
七 回到巴門	四三
八 在布魯悉	四九
九 在巴黎	五五
一〇 黨的形成	五九
一一 「新萊茵新聞」	六五

一二	德國革命	三
一三	在倫敦	七
一四	在孟徹斯德	八
一五	軍事研究家	九
一六	工廠主	一〇
一七	德國的內政	一五
一八	再成爲自由人	一五
一九	國際的分裂	一五
二〇	社會民主黨的統一	一五
二一	社會主義取締法	一五
二二	俾斯麥與社會主義運動	一六
二三	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	一六
二四	第一次歐戰前夜的情形	一六
二五	晚年	一六
二六	終	一六

一 家族和幼年

德意志的工業，最早是在萊茵河一帶發展的。巴門(Barmen)，德意志紡織業的中心，曾有『德意志的孟徹斯德』的稱呼。初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實況，在十八世紀初年，已經在那些工業化的區域出現了，工廠的工作狀況，是十分悲慘的。真如我們這裏要講的這位思想家說的，在工廠的低低的標下，工人們『與其說在呼吸氧氣，寧說是在呼吸煙煤和塵灰。』兒童從六歲起，就被囚禁在工廠裏，成爲『犧牲品』。就在這時代，這地方，這情形下，我們一位大思想家腓特烈·恩格斯(Friedrich Engels)生長。

恩格斯的家世，可以在吳培達爾(Wuppertal)遠溯至十六世紀末葉。他的祖先，似乎曾經是小農業者。那時，那裏的紡紗工業已經相當地繁榮了。家族世營的職業——紡織業——不知在什麼時候開始，但成爲開業之祖，爲家族奠定未來繁榮基礎的，是腓特烈的曾祖父，而在十八世

紀末葉，在他祖父約翰·加斯巴（Johann Caspar）手裏，大發榮起來。

約翰·加斯巴去世後，他的營業留給他的三個兒子。他們的意見不能和洽，才以抽籤法，決定這個營業應由誰去繼承。腓特烈的父親失敗了。他離開了老店，和姓歐門（Ermen）的兩兄弟，新設了一個棉工廠。工廠先是在一八三七年設立於孟徹斯德，後又於一八四一年設立於巴門和恩格斯克郡（Engelskirchen）。那時，德國紡織業雖然已經很繁榮，但生產技術還很幼稚。不管怎樣困難，他還是設法在他的德國工廠內，採用種種最上等的英國機器。

一八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腓特烈·恩格斯誕生在他的故鄉——巴門。他父親還只二十四歲，母親還只二十三歲。母親愛麗絲（Elise）是一個有敏感而富有想像力的女人。她喜歡笑，就在年紀已經很高的時候，也還有時笑出淚來。父親是一個嚴格的信徒，他信聖經每一個字都是神授的。他雖然時常到英國去，不致抱過於墨守的成見，但家族的傳統，迫使他不得不嚴守正統派的信仰。

關於腓特烈·恩格斯的童年，留下的報告是不多的。他是八兄弟姊妹中最長的一個。家庭的記錄，很看重如下的事實：他的仁慈的天性，很早就表示了。他常常把他的少許積蓄，全數施捨給貧民。他在巴門上小學，一直到十四歲，才轉到易爾柏（Ellerbeia）高等學校去。那個學

校，曾被推稱為普魯士最好的學校之一。在那裏，腓特烈未來的生活，由他父親寫給他母親的一封信，暗示出來了。父親信上說，「腓特烈帶回上星期的報告。你知道，他的態度已經改良了。但不管過去有怎樣嚴重的責罰，他還是不知道順從，打也不怕。今天我非常煩躁，因為我在他抽屜裏發現了一本舊書，從一個圖書館借來的，是一個十三世紀人的小說。上帝保佑這個孩子的心罷，這個孩子雖然在別的方面極有希望，但我對於他，總是担著心啊！」

父親對於兒子的前途，懷着滿腔隱憂的豫覺。他知道，這個能幹的孩子的秉賦，和這個有秩序的保守的虔敬的家族的習慣，是衝突的。但背叛的兒子，最初並沒有想要越出基督教的範圍，去尋求精神需要的滿足。基督教的理想，在巴門把他包圍着；他自己的精神需要，還在半醒狀態中。一八三七年他行堅信禮時，還懇切希望在家族的傳統信仰中，尋求所渴望的「安靜的宗教樂趣」。堅信禮給與他的生活格言是：「忘記那在後面的東西，求取那在前面的，我要努力前進，實現上帝加在基督耶蘇身上的高貴的使命。」這一個格言，無意的，為他後來的生活，指示了一個方向。

不過，這只是一個空空洞洞的指示。決定他後來生活上最重要的事情，是他周圍的工人階級的情形。每天，這個小孩子上學校去，總要走過工廠的旁邊。他看到工人生活的困苦與墮落，是

不能以旁觀者自居的。他自己是一個工廠主的兒子，但他懷疑工廠主的良心。他覺得，『雖然每個星期日到教堂去兩回』，但一個製造家，即使抱敬虔派的信仰，也不會爲救一個孩子下地獄去。

所以，從童年起，恩格斯就認識了工廠制度的真性質。而資本主義初期工廠制度的黑暗面，也註定了要由他提出第一幅完全的畫圖。

二 練習生和少年著作家

據恩格斯家族傳下來的報告，恩格斯本來想學法律。他的志向後來改變了；改變的理由，有兩種不同的解釋。據一種說明，是父親反對腓特烈上大學，而要他去經商，雖然他自己無意於此。依別一種說明，是腓特烈自己放棄了學法律的念頭，因為他有了自由的見解，不願在普魯士做官。腓特烈在學校裏，差一年沒有畢業，就退學了。在退學報告上，校長寫道，『他以前雖有升大學的計劃』，但現在『他相信他自己寧可經商，把這當作外部的事業。』

在十七歲時，恩格斯曾經認他的內部的事業，實在的事業，是文學。但家族的傳統和父親的堅決反對，使這種志願沒有實現的可能。最初，恩格斯好像是在父親店裏受營業上的訓練。對於這件事，父親曾經爲長期的考慮。結果，他被遣到布勒門（Bremen）去了。在那裏，宗教的空氣是和他的故鄉一樣嚴厲。他住在托里維倫拿士牧師（Pastor Trevinaus）家裏，而在康校。

魯卜爾特 (The Consul Leupold) 的出口部，做一個不支薪水的練習生。這樣的環境，正是父親所欲選擇的。

由腓特烈寫給他妹妹瑪利和舊學友的信札，可以知道他在布勒門的生活的一斑。在事務所裏，他的工作不怎樣繁重。經理先生一出去，練習生的辦公桌上，就可以看見啤酒瓶和雪茄煙，甚至可以看見一卷詩，一封未寫完的信。飯後，腓特烈照例有一點鐘休息的時間；他把一張吊床，搬到貨棧的最高一層樓上，可以在那裏午睡一會。一有空閒的時間，他是喜歡運動的。對於舞劍，他特別感到興致。星期日，他常騎馬，在布勒門周圍的鄉村馳騁。他喜歡游泳。布勒門是音樂著名的；他參加了當地的音樂會，還會編撰樂譜。他參加了當地的友誼協會，那是當地青年商人的集會處。在那裏，有各國的報紙，他可從那裏學習語言。他寫給他妹妹瑪利的信中，有時會用一些西班牙語，葡萄牙語，意大利語，荷蘭語，法語，英語；他曾笑說他能用二十五種不同的語言講話。

他是十八歲了，在新的生活環境內，空氣是和在家鄉一樣富有宗教的嚴肅和敬虔心，但一離開父親的束縛，他就開始去整理那正在形成中的新見解了。許多的印象，留在他心中，要他去整理。他開始寫一點雜感之類的文章，送刊報紙和雜誌去，居然常常有發表的機會。當然，他這時

清算的對象，就是在他幼年壓迫着他的宗教精神了。

一八三九年，他在「德意志電訊」(Telegraf Für Deutschland)三月號四月號，大發了一番反對那種宗教精神的言論。這個雜誌，是由著名青年德意志派作家庫茲考(Cunow)編輯的。恩格斯當時是用腓特烈·奧斯渥(Friederich Oswald)這個假名。他在這個雜誌上發表的吳培達爾通訊，曾在易爾柏和巴門引起許多人注意。誰也不會猜想到作者是一個製造家的兒子，並且這位製造家還是一位這樣可敬的基督教徒。

在家裏，他不能有機會閱讀當代各著作家的著作。一到布勒門，他就開始做他在家裏不能夠做的事情了。他自由地從那些著作吸收新的印象。不久，他的批判力，也覺醒了。遇着一個叫作注意的新作家，他就要尋出他的先驅者：最小的指示，也會引起他的敏捷的賞鑑。這樣，他發現了兩個人，在以後數年間，成為他的老師。由庫茲考，他知道了庫茲考的老師白爾尼(Borne)；由斯托勞斯(Stauss)，他受到了黑格爾(Hegel)的影響。他越是理解斯托勞斯的「耶蘇傳」，他關於聖經神授這件事所抱的信念，就越是動搖。他知道在聖經製作上人和神是一樣參加時，他心頭就疑團重重了。斯托勞斯告訴他，聖經中的明明白白的矛盾，使聖經逐字神授的假設，沒有支持的可能。他以前對於宗教的嚴格傳統，原只有一種下意識的厭惡心理；現在，他覺得，他

必須在神學上有一個堅固的立足點，來參加德國神學上哲學上的論戰了。他知道，在神學上，只有斯托勞斯和黑格爾左派，能够引導他到他欲走的確實的路上去。